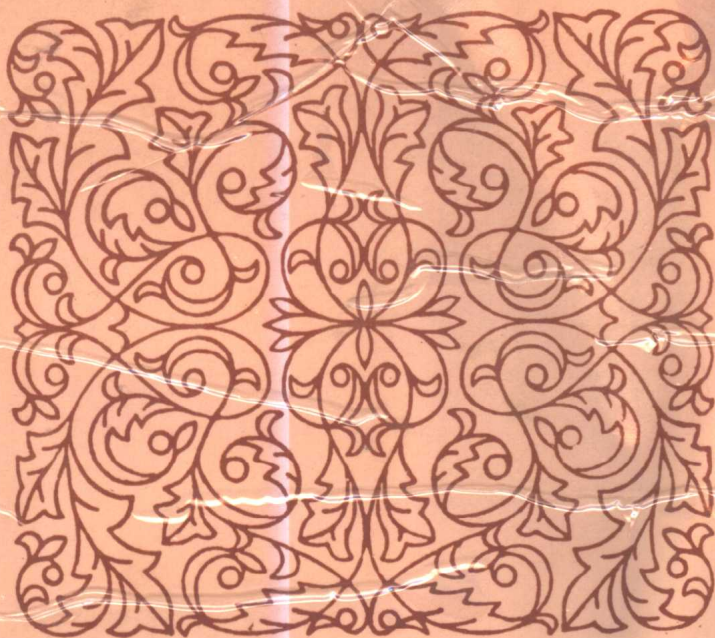


# 民國叢書

第五編

• 80 •



---

---

# 民國叢書

第五編

· 80 ·

歷史·地理類

新俄國遊記

赤都心史

新俄國之研究

蘇聯見聞錄

莫斯科印象記

瞿秋白著

瞿秋白著

邵飄萍編著

茅盾著

胡愈之著

上海書店

---

---

---

瞿秋白著

新  
俄  
國  
遊  
記

---

▲莊君新著

# 戰後歐遊見聞記

一册 一元五角

莊君君三涉重洋。徧歷十餘國。特就  
所見聞。輯爲是書。於大戰後各國政  
治教育實業風俗及遊學方法。均提  
要紀錄。酌加評論。實爲教育家實業  
家絕好參證之新材料。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十一年九月初版

(新俄國遊記一册)

(每册定價大洋五角五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者 瞿 秋 白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分館

長沙 常德 衡州 成都 重慶 瀘縣  
福州 廣州 潮州 香港 梧州 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加坡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本書據商務印書館1922年版影印

# 新俄國遊記

## 緒言

陰沉沉，黑黢黢，寒風刺骨，腥穢污溼的所在，我有生以來，沒見一點半點陽光——我直到如今還不知道陽光是什麼樣的東西——我在這樣的地方，視覺本能幾乎消失了；那裏雖有香甜的食物，輕輕的被褥，也祇值得昏昏酣睡，醒來黑地裏摸索着吃喝罷了。苦呢，說不得，樂呢，我向來不曾覺得，依戀着難捨難離，固然不必，趕快的掙扎着起來，可是又往那裏去的好呢——我不依戀，我也不決然捨離……然而心上究竟是個什麼樣的滋味呵！這纔明白了我住在這裏我應當受，我該當。我雖然明白，我雖然知道，我「心頭的奇異古怪的滋味」我總說不出來。「他」使我醒，他是一個不可思議的謎兒，他變成了一個「陰影」朝朝暮暮的守着我。我片刻不捨他，他片刻不捨我。這個陰影呵！他總在我眼前晃着——似乎要引起我的視覺。我眼睛早已花了，暈了，我何嘗看得清楚。我知我們黑酣鄉裏的同伴，他們或者和我一樣。他們的眼前也許有這同樣的「陰影」。我

問我的同伴，我希望他們給我解釋。誰知道他們不睬我，不理我。我是可憐的人兒。他們呢——或者和我一樣，或者自以為很有幸福呢。祇剩得和我同病相憐的人呵，苦得很哩——我怎忍拋棄他們。我眼前的「陰影」不容我留戀，我又怎得不決然捨離此地。

同伴們，我親愛的同伴們呵！請等着，不要慌。陰沉沉，黑黢黢的天地間，忽然放出一線微細的光明來了。同伴們，請等着。這就是所謂陽光——來了。我們所看見的雖祇一線，我想他必漸漸的發揚，快照遍我們的同胞，我們的兄弟。請等着罷。

唉！怎麼等了許久，還祇有這微微細細的一線光明——空教我們看着眼眩——搖蕩恍惚。晞微一縷呢？難道他不願意來，抑或是我們自己擋着他？我們久久成了半盲的人，雖有光明也領受不着？兄弟們，預備着。倘若你們不因爲久處黑暗，怕他眩眼，我去撥開重障，放他進來。兄弟們應當明白了，儘等着是不中用的，須得自己動手。怎麼樣？難道你們以爲我自己說，眼前有個「陰影」，見神見鬼似的，好像是一個瘋子——因此你們竟不信我麼？唉！那「陰影」鬼使神差的指使着我，那「陰影」在前面引着我。他引着我，他亦是爲你們呵！

燦爛莊嚴，光明鮮豔，向來沒有看見的陽光，居然露出一線，那「陰影」跟隨着他，領導着我。一線的光明！一線的光明，血也是的紅，就此一線便照遍了大千世界。遍地的紅花染着戰血，就放出晚霞朝霧似的紅光，鮮豔豔地耀着。宇宙雖大，也快要被他籠罩遍了。「紅」的色彩，好不使人煩惱！我想比黑暗的「黑」多少總含些生意。並且黑暗久了，驟然遇見光明，難免不眼花撩亂，自然祇能先看見紅色。光明的究竟，我想決不是純粹紅光。他必定會漸漸的轉過來，結果總得恢復我們視覺本所能見的色彩。——這也許是瘋話。

世界上對待瘋子，無論怎麼樣不好，總不算得酷虐。我既掙扎着起來，跟着我的「陰影」，捨棄了黑酣鄉裏的美食甘寢，想必大家都以為我是瘋子了。那還有什麼話可說！我知道：烏沉沉甘食美衣的所在——是黑酣鄉；紅豔豔光明鮮麗的所在——是你們罰瘋子住的地方，這就當然是冰天雪窖飢寒交迫的去處（却還不十分酷虐），我且叫他「餓鄉」。我沒有法想了。「陰影」領我去，我不得不去。你們罰我這個瘋子，我不得不受罰。我決不忘記你們，我總想為大家開一條光明的路。我願去，我不得不去。我現在掙扎起來了，我往餓鄉去了！



新俄國遊記

緒言

一九二〇，十一，四。

哈爾濱。四

無涯

蒙昧也人生！

霎時間浮光掠影。

曉涼涼露凝。

初日熹微已如病。

露消露凝，人生奇秘。

却不見溪流無盡藏意；

却不見大氣滌洄有無微。

罅隙裏，領會否，個中意味？

「我」無限。「人」無限。

笑怒哀樂未厭，

漫天痛苦誰念，

倒懸待解何年？

知否？知否？倒懸待解，

自解解人也；

澈悟，澈悟，餓鄉去也，

餓鄉將無涯。

一九二〇，十二，一。

哈爾濱。

山東濟南大明湖畔黯黯的燈光，草棚底下，一張小圓桌旁，坐着三個人，殘肴剩酒，還馱着他們，似乎可惜他們已經興致索然，不再動箸光顧光顧……其中一個老者，風塵憔悴的容貌，越顯着藹然可親，對着一位少年說道：「你這一去……隨處自去小心，現在世界交通便利，幾萬里的遠路，也不算什麼生離死別……祇要你自己不要忘記自身的職務。你仔肩很重呵……」那少年答應着站起來。其時新月初上，照着湖上水雲相映，蕭蕭的蘆柳，和着草棚邊亂藤蔓葛，都颼颼作響。三人都已走過來沿着湖邊，隨意散步。秋涼夜深時，未免有些寒意，對着這種淒涼的境界，又是遠別在即，叫人何以爲情呢？

我離中國之前，同着雲弟、彥弟住在北京純白大哥家裏，已經三個年頭。我既決定要到俄國去，大約預備了些事物，已經大概妥當之後，就到濟南拜別我父親。從我母親去世之後，一家星散，東飄西零，我兄弟三個住在北京，還有兩弟一妹住在杭州。四伯父跟前，父親一人在山東。純哥在京雖有職務，收入也很少。四伯做官幾十年，清風兩袖，現時中國官場，更於他不適宜，而在中國大

家庭制度之下，又不得不養育全家，因此生活艱難得很。我親近的支派家境既然如此。我們弟兄還不能獨立，窘急的狀況也就可想而知。所以我父親只能一人住在山東知己朋友家裏，教書糊口。在中國這樣社會之中既沒有閩親戚，又沒有鑽營的本領，況且中國畸形的社會生活使人失去一切的可能，年紀已近半百，憂煎病迫，社會還要責備他盡什麼他所能盡的責任呢？我有能力，還要求發展，四圍的環境既然如此，我再追想追想他的緣故，這問題真太複雜了。我要求改變環境去發展個性，求一個『中國問題』的相當解決，——略盡一分引導中國社會新生路的責任。『將來』裏的生命，『生命』裏的將來，使我不得不忍耐『現在』的隱痛，含淚暫別我的舊社會。我所以決定到俄國去走一走。我因此到濟南辭別我親愛不忍捨的父親。

當那夜大明湖畔小酒館晚膳之後，我父親的朋友同着我父親和我，回到他家裏去。父親和我同榻，整整談了半夜，明天一早就別了他上火車進京。從此不知道什麼時候纔能相見呢！

濟南車站上，那天人不大多，待車室裏祇有三四個人。待車室外月臺上却有好些苦力，喘息着，推車的窮人，拖男帶女的背着大麻布包，破籠破箱裏總露着襤褸不堪的裙子衣服。我在窗子

裏看着他們吸煙談笑，聽來似乎有些是逃荒出去的——山東那年亦是災區之一——有的說，買車票錢短了兩毛，幸而一位有良心的老爺賞給我半塊錢，不然怎能到天津去找哥哥嫂嫂，難道餓死在濟南破屋子裏麼？又有一個女人嚷着，「買票的地方擠得要死，我請巡警老爺替我買了，他却要扣我四毛錢，叫我在車上拿什麼買油果子喫呢？」——怎麼回事……」忽聽着有人說，火車快來了。我回頭看一看，安樂椅上躺着一位「小老爺」帶着一付金絲眼鏡，上身一件半新不舊的玄色緞馬褂，腳上緞鞋頭上已經破了兩個小窟窿，正蹣着兩腿在那裏看北京順天時報上的總統命令呢。我當時推窗走出待車室，遠看着火車頭裏的煙烘烘的冒着，只見一條長龍似的穿林過樹的從南邊來了。其時是初秋的清早北地已經天高風緊，和藹可親的朝日，雖然含笑安慰我們一班行色匆匆的旅客，我却覺得寒風颼颼有些冷意，看看他們一些難民，身上穿的比我少得多，到也不覺得怎麼樣冷。火車來了。我從月臺橋上走過，看見有一面旗幟，寫着「北京學生聯合會災區調查團」我想他們來調查災區，——也算是社會事業的開始。——也許有我們「往民間去」的相識的同志在內。過去一看，祇見幾個學生，有背着照相架的，有拿着鈔本簿籍

的，却一個也沒有相熟的。火車快開，也就不及招呼，一走上車了。

我坐的一輛車裏，祇五六個人。中間輪着兩個人：一個是英國工頭模樣，一個廣東女人，他的妻子，兩人看來是搭浦口 天津通車到天津去的。英國人和他妻子談着廣東話，我一句也不懂。停一忽兒，茶房來向他們說了幾句話，意思是說，今天火車到天津了，討幾個酒錢。英國人給他一塊錢。茶房嫌少，不肯接。英國人發作起來，打着很好的上海話說道：「你們慣欺外國人！你可得明白，我在中國住了三十多年，什麼事我不知道！爲什麼兩個人非得給你兩塊錢？不要就算了。」我聽得奇怪——這種現象，於中英兩民族交接的實況上很有些價值，因和他攀談攀談，原來他也是進京就那東城三條胡同美國人建築醫院的豫王府工程處的工頭之職，談起來，他還很會說幾句北京話呢。

一人坐在車裏，寂寞得很，英國人又躺下睡着了。我呆呆的坐着，思前想後，也很乏味，隨手翻開一本陶淵明的詩集，看了幾頁又放下了。覺着無聊，站起來憑窗開望。半陰半晴的天氣，煙雲飛舞，一片秋涼，草木着霜，已經帶了些微黃，田地裏不麥疏朗朗，顯得很枯瘠似的，想起江南的風

物，究竟是地理上文化上得天賦較厚呵。火車的輪機聲，打斷我的思潮，車裏却靜悄悄地，祇看着窗外淒涼的天色，似乎有些雨意，還有那雲山草木的「天然」在我的眼前如飛似掠不斷的往後退走，心上念念不已，悲涼感慨，不知怎樣覺得人生孤寂得很。猛然看見路旁經過一個小村子，隱約看見一家父子母女同在茅舍門口喫早飯呢。不由得想起我與父親遠別，重逢的時節也不知道在何年何月，家道又如此，真正叫人想起我們常州詩人黃仲則的名句來：「慘慘柴門風雪夜，此時有子不如無。」

這天當夜到天津，第二天就進京，行期快了其時正是一九二〇年十月初旬光景。



## 二

生活也好似行程。青山綠水，本來山陰道上，應接不暇。疾風迅雷，清陰暖日，就是平平常常一時一節的心緒，也有幾多自然現象的反映。何況自然現象比社會現象簡單的多，離人生遠得多。社會現象吞沒了個性，好一似洪鍾大冶，鎔化鍛鍊千萬鈞的金錫，又好像長江大河，滾滾而下，旁流齊匯，泥沙畢集，任你魚龍變化，也逃不出這河流域以外。這『生命的大流』虛涵萬象，自然流轉，其中各流各支，甚至於一波一浪，也在那裏努力求突出的生活，因此各相搏擊澎湃，轉變萬千，而他們——各個的分體，整個的總體——都不知道自己，不知道自己的轉變在空間時間中生出了什麼價值。祇是蒙昧的『動』，好像隨『第三者』的指導，愈走愈遠，無盡無窮。——如此的行程已經幾千萬年了。

人生在這『生命的大流』裏，要求個性的自覺（意識），豈不是夢話！然而宇宙間的『活力』，那